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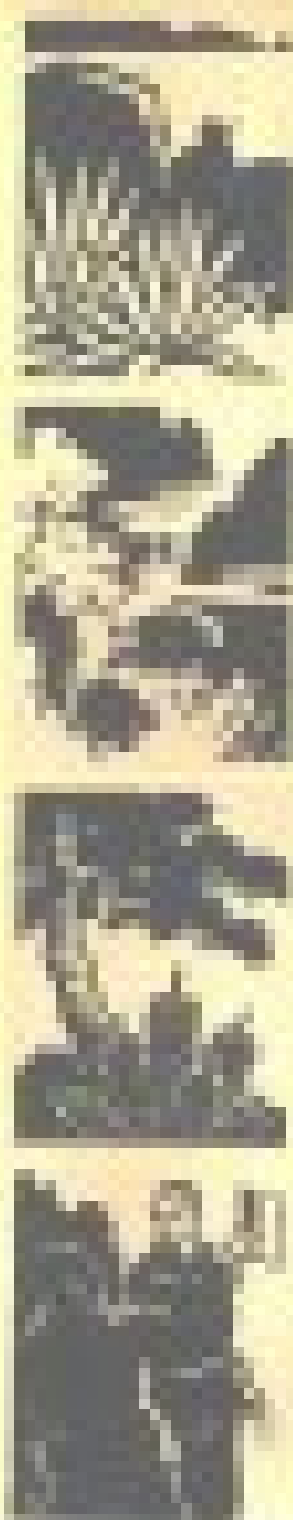
新人小说选

第一集



新人小說選

— 1 —



新人小说选

第一集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965年·北京

新 人 小 說 選

第 一 集

*

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編 輯、出 版

(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036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850×1168 1/32 9印张 2插頁 189千字

1965年1月北京第1版 1965年3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150,000 定价(6) 0.92元

目 次

沉船礁.....	齐 平	3
开顶风船的角色.....	任斌武	19
两个班长.....	王世阔	34
五十大关.....	林 雨	49
机场上的故事.....	官伟勋	68

巡线工.....	刘安琪	86
路考.....	张天民	102
骏马飞驰.....	王慧芹	121
王林林.....	黄树芳	137

连根树.....	苏 群	150
“铁笔御史”.....	王杏元	166
金鸡宴.....	张 峻	177
在大路上.....	牟崇光	190
查干河上的欢笑.....	王 栋	206
黑掌柜.....	郭澄清	221
卖杏.....	沙丙德	231

“財政部長”.....李德復 245

鐘聲.....陳桂珍 257

家.....韓統良 268

秦嶺春早.....姚景樓 274

編後記..... 285



沉 船 礁

齐 平

副艦长楊亭山，一个圓脸大眼、年青英俊的小伙子，交完班，把望遠鏡往艦长高成脖子上一套，順着陡直的鉄梯輕快地下了指揮台。

南国初冬，虽不是冰封雪鎖，但在海上，又当夜深，加上軍艦航行时带起来的那股疾风，透过呢制服直鑽肌肤，可也是寒意侵入。鉄梯的扶手上撒了一层白霜，冰凉。空气里飘着臭咸魚味，刚到海上的人聞到这种味道就会噁心，但楊亭山像农民爱泥土味一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又咸又腥的空气，拉开了那道用磷光粉写着“副艦长室”的鉄艙門。

随着电灯一亮，艙房里的桌子、单人床、小書架一齐从黑暗里鑽出来。里壁有一衣柜，柜門上嵌一方鏡，正对艙門，灯一亮，鏡子又开始执行自己的职责，方柜里映出个蓝呢軍服上綴着上尉領章的軍官身影。楊亭山走近两步，影子随着增大，仔細一

瞧，哟，这是誰呀？圆脸上有了棱角，两个大眼窝，眼睛上罩着一层紅网，下巴黑乎乎的像把板刷。是呀，出海半个月，訓練課目走馬灯似的一个紧挨一个，脚底板成天在甲板上擦过来，擦过去，把甲板都磨亮了。半个月，沒吃过一頓好飯，沒睡过一个好觉。这不，鏡子就在柜門上，进門就照得見，而像今天这样認真照一照，还是半个月来头一回哩！

风里来，浪里去，这半个月辛勤劳累，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优秀成績。在种类繁杂的訓練課目中，不論文唱武打，理論实际，名堂不同，结尾的成績总是两个字：五分。怪不得昨天評奖会上，大队长严明念着念着，嘴角上老堆着笑容。

鏡子里，那张閉着的嘴巴稍稍往上一翘，腮边綻开几条細細的笑紋。对了，大队长昨天笑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楊亭山为自己維妙維肖的模仿而得意，淘气地对鏡子扮了个鬼脸，胡子巴茬的嘴张大了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縫，先前那股子老相一扫而光，倒仿佛比实际年龄还小几岁。

楊亭山为啥对大队长的微笑那么感兴趣？这里可有學問、有講究。平时，同大队的干部閑聊起来：“你們艦这次測驗成績怎么样？”“还好，”对方伸出一只巴掌，“五分。”“什么样的五分，微笑的还是皺眉头的？”“皺眉头的唄！你們呢？”“跟你們一样，也是皺眉头的。”微笑和皺眉头是大队长宣布成績时的表情。这个成績是总平均数，具体到每个人身上，总免不了这个高一点，那个低一点，个把人的“良好”和大伙的拉着算，也就拉过去了。碰到这情况，大队长照例要皺皺眉。你想想，十个指头哪能一般齐？偏偏大队长又特別挑剔，发现芝麻大毛病也要扣分，辛辛苦苦捞个皺眉头的五分就算不錯，要得个微笑的五分，談何容易？

就拿昨天上午測驗的最后一項——实弹射击來說，本来是

高艦長指揮，前主炮射擊，打着打着，誰知大隊長一聲喊：“艦長負傷！”由他楊亭山接替指揮；換人也就罷了，大隊長又連着喊：“前主炮損壞。”還要換炮。這一換人換炮不要緊，先前的那套全都作廢，真是半道上殺出個程咬金，叫人措手不及。但他們到底沉住了氣，沒亂套，在規定時間把炮彈打了出去，“消滅”了“敵人”，使得一向愛皺眉頭的大隊長，半年以來第一次咧開了嘴唇……

大隊長為啥愛皺眉？一般人都說，這是他的習慣，平時检查工作、考慮問題、講話，都是這樣，並不稀奇。可是，皺眉跟皺眉也不一樣，这里面另有秘密。大隊長左眉梢有道半截長的傷疤，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留下的紀念，並不顯眼，不留神看不出。當年當過他的通信員的楊亭山一看這傷疤，就知道大隊長此刻皺眉只是一般習慣，不是真的不滿意了。因為平時皺眉時傷疤沒啥變化，趕到真的不滿意，或是發急的時候，你看吧，那條傷疤倏地突起老高，又紅又亮，也就是說，他真的動肝火了。這一點，除了大隊長的爱人，只有楊亭山知道。近半年來，大隊長皺眉時傷疤突起的時候特別多，並且有好幾次是對着他楊亭山的。為什麼？楊亭山也曾想過很久，反復地檢查自己，可是怎么也找不出原因。對，如今訓練將告一段落，回港後得找個機會跟大隊長談談。

想來想去，沒有頭緒。楊亭山不由得打了個呵欠，上眼皮使勁闔着下眼皮，鏡里的人影漸漸模糊，啊，真困！明天，軍艦一進港，開會啦，總結啦，大清潔啦，又是一大堆事，得抓緊時間睡一覺。

他和衣往床上一倒，鞋未脫，沒关灯，便呼呼睡着了。

誰知沒睡多久，就聽到有人喊他：“副長，醒醒！”

他驀地蹦了起來，伸手去抓帽子，同時習慣地問：“有什麼情

况？”这“情况”指的是敌情等一类大事。

“沒有。”那人慢声慢气地说。

楊亭山“唔”了一声，那只伸去抓帽子的手缩回来揉了揉眼睛，看清了站在面前的是副航海长蔣水道，就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队长喊你。”大概是感到吵醒了副艦长的好梦，蔣水道嘴角上挂着一絲歉意。

“高艦长不在上面嗎？”

“在。”

訓練的所有計劃都完成了，軍艦此刻正在返航途中，又有高艦长在上面，为啥要喊他呢？莫非是研究航行总结 和安排下阶段工作？那可以到明天去談。难道还要来次夜間战斗操演？啊，大队长有这个脾气，喜欢在艰苦复杂和疲劳的情况下检查大家的战备观念和战斗动作，可是事先并没有关照呀！

楊亭山不由得信口問：“大队长喊我干啥，知道不？”

“这个，我，嘿……”蔣水道摊开双手，摇摇头。这个以憨厚出名又是新提拔的干部，显然无法解答这个问题。

楊亭山跳下床，戴好帽子，把呢制服上衣拉平，扣好領扣，就去拉水密門。蔣水道忙說：“副长，穿上雨衣吧！风浪大，据气象报告，一个鐘头后还有暴风雨。”

楊亭山这才注意到蔣水道的雨衣上滴着水珠，肩上留着一片浪沫。刚睡过觉的床上，枕头、被子全溜到角角里去了，床头那几本书像小孩坐滑板，在床上滑过来滑过去。凭經驗，海上少說也有六級浪。他从壁上取下胶布雨衣，往身上一披，拉开了厚重的水密門。一股旋风卷着带磷光的浪花，流螢似的飞进住艙。

他吐掉溅到嘴里的浪沫，說：“风浪好大，到哪儿啦？”

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又是一股海风，夹着浪花迎面扑过来，楊亭山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赶忙穿好雨衣，双手抓住舷旁栏杆，踩着水滑的甲板，向指挥台走去。

这下，他明白大队长喊他是干啥了。

指挥台上静悄悄的，巨风海浪全给指挥台前的大玻璃挡住了。左边是个带帆布篷的海图桌，样子像辆吉普车。一张大海图，盖住了整个桌面。一盏带罩的，可随意移动的防空灯，刚好照亮桌面，连伏在海图桌上的两个人身影都看不真切。其实不用看，凭感觉就知道是谁。里边那个高大壮实的汉子是高艦长，他是有名的“汽笛嗓子”，喊一声，炸雷一样，指挥台得嗡嗡半天。他伏在桌上，半截塔似的身子挤满了桌子的三分之二，他使劲点着大脑袋，嘴里“唔唔”地应着，像是在听旁边那个人的吩咐。而旁边那个人，就是他又敬又畏的老首长——大队长严明。他那单薄的身体裹高艦长一衬，显得更加瘦削。叫人奇怪的是，这十多天海上的熬、累，连铁汉子高艦长的嗓门都哑了，脸颊上掉了两片肉，可是比谁都忙累的大队长，音容神态却依然如故，仿佛再熬个十天半月也不在乎。听到响声，严明立刻停止谈话，转脸看了楊亭山一眼。背着灯，看不清大队长的脸色，只看见那对亮闪闪的眼睛。

“大队长喊我？”楊亭山开门见山地说。

“嗯。”严明点点头，并不马上回答，却问，“睡好了吗？”

“还好。”

“这次海上训练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“還不錯。”楊亭山謹慎地回答，兩眼盯着大隊長，想看清他臉上的表情。

“就是很不錯嘛！”大隊長的語調突然變得熱烈了，“半个月，同志們學到了多少東西，比起港內，就是練上三個月，怕也趕不上。你說是不是？”

楊亭山點點頭。

“我想，這次訓練，大家在技術上的進步當然快，主要的還是戰鬥觀念加強了，舉一動都比較切合實戰要求。你說，是不是？”

楊亭山照例又是點點頭。心裡說：“什麼題，快出吧，別磨蹭了。”

果然，大隊長引入正題了：“知道喊你幹什麼嗎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猜過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猜猜看！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真的猜不着？”大隊長有意無意地瞥了他一眼。

楊亭山忽然感到臉模子有點發燒，想摸又不敢摸，幸好指揮台不亮，要不然就尷尬了。急了眼，他進了一句：“是不是又要考我什麼？”

“可見你還是猜過了。”大隊長說，“昨天考核你代理艦長的射擊指揮，成績還不錯，現在我想再看看你代理艦長的艦艇操縱。”

“現在？”

“對，現在。”大隊長順手朝玻璃窗前黑洞洞的遠方一指，“前

面是沉船礁，你来指揮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好呀，有大隊長和艦長保駕，我，我就來試試。”楊亭山極力使自己保持鎮靜。

“要干，就不是試試，好壞都要算成績。也不要指望我和老高，保駕還叫啥考核！”大隊長看他站在那裡不吭聲，又追問了一句，“怎麼樣，敢不敢？”

“敢，敢！”楊亭山連忙應道。不知怎麼，突然覺得嗓子有點干，聲音有點啞，便走到右边小桌上提起暖水瓶給自己倒了碗開水，倒的時候，碗里一半，地上一半，還濺到身上一些，他咕嚕了一句，“這風浪真——”把半碗水一古腦兒喝了個干淨。這當兒，只聽得大隊長吩咐，“老高，你把班交給他，睡覺去！”

“好。”高艦長爽快地答應，交完班，把望遠鏡交還楊亭山，末了還关照了一句，“老楊，今夜天黑風大，一個鐘頭後還有暴雨，過沉船礁時可得多加小心！”說完噔噔地踩着鐵梯下去了。

接班的時候，楊亭山回頭問蔣水道：“航海業務長哩？”

“休息了。”

“航海長？”

“也休息了。”

“那，誰的航海值更？”楊亭山焦急地問。

“我。”蔣水道慢聲慢氣地回答，臉上仍然帶着不安的神色。航海值更是指揮員的參謀和助手，起着技術保證作用。在這樣複雜情況下，他大概為自己技術不好，不能像航海長和業務長那樣助副艦長一臂之力而感到不安吧！

唉，楊亭山哪楊亭山，人家八卦陣早安排好了，你還蒙頭睡

大觉哩！——楊亭山不由得埋怨起自己来：大队长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专拣痛处戳！早在十四年前，当你刚放下牛鞭换上軍装，补到二营，在营长严明手下当通信員的时候，你就領教过了。那一夜，不正像今天一样黑嗎。有封紧急文件要連夜送到二十里路外的指揮所，那时候，营部通信員五六个，一个个都是老資格，你以为怎么也輪不上，連綁腿都沒扎。嘿，那晓得营长偏把信往你面前一摆，也像今天一样，問了声：“敢不敢？”不也一下子把你弄傻眼了嗎！不过那是什么年月！子弹噗味噗味身边飞，行軍打仗家常飯，战争逼着你，不干不行，不学不行。那时候，凭着营长亲自給插到腰里的那支二十响，硬是闖过了敌人的三道封鎖綫，按时把信送到。那时候，你无所畏惧，你渾身是胆，豁出来，牺牲也只一个人，战争嘛！如今，这是什么？是一条祖国造的軍艦，不說別的，光是鋼鐵，就够一个小鋼鐵厂忙的，还有艦上全体人員，都在你手里捏着哩。好玩的嗎？

楊亭山扭过脸，恰好与大队长那深邃的目光相遇，黑暗中，这目光像两柄利剑。一霎那，两对目光作了一次无言的对答。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有困难。”

“害怕啦？”

“……”

滿肚子道理和那已冲到喉嚨口的話都給堵住了。他急忙把目光收回，慌乱中說了句沒意思的話：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大队长也不言語，坐到海图桌前帆布凳上，从兜里掏出香烟，打火机咔嚓一声，悠閑地抽起来。

无奈何，楊亭山只好关照正在着手各項准备的蔣水道：“今夜天黑浪大，暴风雨也来凑熱鬧，情况这么复杂，艦长又不在，我

嘛，你是知道的，按訓練要求是白天通过，就这也弄不好，要人保駕，可今天……咱們这副担子可不輕，万一出点差錯，可不是鬧着玩的！”

他脸对着蔣水道，眼角却瞟着大队长，以致蔣水道的回答，一句也沒听进去。他看到大队长依然悠閑地抽着烟，把自己罩在烟雾里。可是当他說到“万一出点差錯”时，在防空灯的余光里，大队长左眉梢那块伤疤突然往上挑了一下。他知道，大队长已經动心了。

軍艦繼續破浪前进。

不一会，蔣水道报告：“进入沉船礁水道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楊亭山习惯地回头請示，“大队长，加速吧？”

座位空着，大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指揮台。

啊——他差点喊出声来，但立即鎮定了一下，果断地对着話管向舵房下达口令：“两进三！”

沒有回答。話管里传来嗡嗡的細語声。

“下面誰掌舵？”他大声喝問。

“我！”传来操舵班长惶恐的声音。

“思想开小差啦，連口令都听不見！”楊亭山发起火来。他平素最恨工作时吊儿郎当，心不在焉的人，何况是現在，“你不知道現在正通过沉船礁嗎？”

“这……是！”听得出操舵班长想申辯，但到底忍住了，声音里透着委屈。舵房里立刻鴉雀无声。

“可要特別加小心，集中精力！”他見下面沒再吱声，火消了一些，繼續下达口令：“两进三！”

“是，两进三！”一陣叮鈴鈴的傳鐘声响过，底下传来报告：“两进三！”

軍艦加快速度朝沉船礁駛去。

大隊長嚴明下了指揮台，到艦首艦尾轉了一圈，檢查了一下各戰位的情況，特別交代艦首的了望員：“快到沉船礁了，要格外注意觀察，發現情況及時報告。”然後徑直走回自己房間，擰開桌上的座燈開關，脫掉雨衣，往沙發椅上一仰，閉眼養神。

昨天傍晚，報務員報告說天明前有暴風雨。其實根本不用看氣象預報，他身上的傷疤就是標準的氣象台，三天前已經向他“報告”了。現在全身像插着無數根鋼針，特別是左肩胛那里嵌着一塊指甲大的美制彈片，痛得他絲絲地直吸涼氣。在醫院時，醫生怕流血過多吃不消，未取出來，當時他笑着說：“留下也好，做個紀念，痛起來好經常想着美帝國主義。”如今根據疼痛程度，他知道，暴風雨就要到了。

想起暴風雨，嚴明陡地一震，抓起雨衣就要往外走，疼痛也忘了。指揮台上，楊亭山正獨自操縱艦艇過沉船礁哩。沉船礁：那可不是尋常的地方，光想想這個名字的由來，就足以叫航海家們膽戰心驚了。

沉船礁原名狼牙礁，在偌大一張海圖上，只有半個指甲蓋大，並不起眼。要是一般的暗礁淺灘，來往船隻離它遠點，繞過去也就完了，海大着哩！這個礁石不同，它正好卡在航道中間，船隻必須緊挨着它走，靠得太近，撞礁；離得遠點，上淺灘。就好比一輛大卡車鑽進小胡同，方向盤把歪一點就得撞牆。過礁，还得高速，因為水流被礁石一擋，自然形成一個豁口，速度一慢非但頂不上去，船隻都得被沖走。年復一年，海圖上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沉船標記，這些標記又使得狹窄的航道更加狹窄，艱險的航程更加艱險，人們寧肯繞路多走幾十裡，也不願冒這個險。偏

偏有个外国老船长不服气，仗着自己几十年航海經驗，硬要闖一闖。开头倒还順利，等冲到跟前，看着那嶙峋的礁石像一只餓狼，张牙舞爪对着輪船扑来，他一慌神，提前下了轉向舵令，船一下子插上了沙滩。事后派了条拖船去救，連拖船也留在那儿跟輪船作伴了。从此，便正式改名沉船礁。

那个老船长当时的心情，严明不知道，但他自己第一次通过时的心情，却是永生难忘。自从林彪元帅提出練过硬本領以来，大家便把过沉船礁当作硬功夫，日夜苦練，終于突破了这道关。記得两年前他带头第一个闖过沉船礁时，是个大白天，事先又經過半月的准备，就这样，还差点出了岔子，到下指揮台时，两件衣服全汗透了。今天夜里情况这么复杂，万一……他想起刚才楊亭山講的那段話，几步搶到門边，动手去拉水密門的轉把。

当他意識到这个举动有点輕率时，他失声地笑了。唉，題是自己出的，八卦陣是自己摆的，怎么到节骨眼上又想打退堂鼓呢？拉轉把的手縮回来，他把雨衣往桌上一擲，重又半臥在沙发上。

讓楊亭山通过沉船礁，并不是預先想好，而是一个鐘头前临时决定的。这样复杂的动作，对于这个担任副艦长不久的楊亭山來說，是个严重的考驗。但他一定能够胜任，了解楊亭山脾性的大队长完全明白这一点，否則也不会讓他冒这个險了。而促使大队长作这样决定的，却还有另外的原因。

严明記得很清楚，十四年前，楊亭山穿着新发的第一套軍装，站在他面前，一边回答他的問話，一边伸舌头去舔嘴唇。当时的营长皺了下眉头：“啊，一个不懂事的毛孩子。”十四年来，楊亭山一直跟着他，在陸軍跟他当通信員，一九五三年又跟他一块調到海軍，起先当瞄准手，而后，炮长、枪炮长、副艦长。跟其他